

敞亮的光

彭湘

山路上，猫在追逐着滚落的松果。黄昏中，棕色的猫匍匐在地上，又蹿上小土坡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。看着它雀跃，如此自在，我一跺脚，惊恐的猫立刻遁去，飞奔到后山。密密匝匝的树和藤，铺满了后山，那是神秘之地，也是父亲的归处。

有人说，写作一辈子都是在回忆童年或者故乡，我似乎也走不出故乡这条大河。这条辽阔的大河，留存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和快乐。纯粹的欢愉，是我经年之后不曾拥有的唯一，也让我怅然若失，记忆中的故乡，它一直在，可又和我渐行渐远，固执而宁静地成了他乡。

很多年前，去过一个南方小镇，叫厚什么街，中间似乎还有一个字，我忘了，印象中有几栋寥落的厂房。我路过而已，但那片黄色的厂房，却沉沦在我记忆中，鱼贯而出的工人，陌生的面庞，似乎都一言不发，但又互相招呼着。

我没来由对这记得，一个遥远的角落，我看到那里有形色匆匆的身影，熟悉的人，也许是父亲，或是陌生的人。父亲年轻时，也去外地打工，他干的什么我不清楚，不过他回家带过一种面包，特别香。

多年后，我走过北方的一片湖，结冰的湖面有小孩子在滑冰，雀跃着，湖边垂着干枯的柳条，耳畔传来遥远的歌声。老旧的城墙里包裹着一些院子，木门紧闭，我试探着推门进去，那伸长脖子的绿植零零落落落地生长着。在一扇古老的红漆门前，我和同伴驻足，竹枝零碎地挂在墙头，旁边是结冰的湖面，有光芒从竹枝中穿透而过，让这个灰蒙蒙的地方有了更多的亮色。

这一片远方，这一片明艳，是躬身土地的父亲曾经向往，却永远无法企及的世界。

童年时，父亲带我和弟去城里公园。灰色的铁栏杆，麻石砌的建筑物，在那宽阔的湖边，柳条编织成夏日的葱郁。不过父亲很节俭，弟要买纸盒饮料，父亲舍不得，弟坐在公园的石椅上不动，引来城里一个好奇的小女孩，她穿着短白裙站在那，阳光下的裙子似乎也被镀上了灿烂。一会后，传来一个女人呼唤一个名字的声音，那声音悠远细腻，当时我无法想象出是什么字。那美好的声音一直留在我心底，那不是山野丛林，不是山路边稚嫩的小雏菊，是一种陌生的神秘，一如父亲带回来的面包香。也许，这场景朦朦胧胧让我多了一丝对外界探视的缝隙，女孩那耀眼的身影，成为一道敞亮的光。而父亲，没有陪我们走过更多的路，就仓促而去了。

那个春天到夏天，我们在医院度过，长长的病室过道，唯两端有玻璃窗，灰蒙蒙的天空在窗外投成一幅剪影，灯光下的白色墙壁泛着淡光。父亲的重病，留给我们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不确定，一个健康的人，骤然而病，偏瘫让他失去行动的自由，夺去了他话语的能力，以及对后半辈子的全部念想。他从鼻腔里发出一些声音，沉沉的闷哼声，已使出了全部力量，但仍含糊不清。

我坐在病房外面的过道上，不同病室里发出音乐声、游戏声，有一个人，不知道是病人还是陪护，在过道上来回散步。这一切，似乎和外面的世界无异，可大家都知道，进了这里病房的，大部分是重症，或者说暂时不是，若干年后又可能发展成重症。也许，不管每个人心底潜伏了多少秘密，多少快乐和不快，却都抗拒不了某些东西，情感、疾病、责任，这些并行并重的东西。

父亲已在后山沉睡几年了，我们很少谈及他，特别是在母亲面前。如果谈，会引起母亲的伤感和惋惜，说那是父亲的命，开始享福的日子就走了。不管我们怎么努力，他走了，在那样一个凄冷的日子，正月初二凌晨，他如落叶般飘走了，永无归期，只留下我茕茕孑立，仿佛悲伤的山峰已蔓延到眼眶，垒成土丘和辽阔的草原。

写父亲的文字可能有十万字了，随时光流逝，他带给我的悲痛似乎越来越少。那些曾经的孩提时光，一个女孩坐在后屋窗下看书，还有那老屋，泥巴地，褐色木桶，椅子和门，有一个蝴蝶一般的身影在进出，飞扬的辫子，连空气都是敞亮自在的。夕阳打在地面上，给黄色的墙壁涂上了一层更浓烈的光晕。



春的小调

李昊天

摄

村音幽微

宋扬

“隔窗知夜雨，芭蕉先有声”，有雨的春晨，铁皮雨棚总是把雨声庸俗为或密或疏的“当当”。某家鸟笼里的鸚鵡不知谦让，老是叽叽喳喳没完没了。等它叫得累了，中场休息了，小区里其他鸟儿的歌才隐隐约约传来。

生活在小区里的鸟儿应该是同一鸟类，或许就是一个家族。它们唱着同样的歌，歌声只有浑厚与稚嫩的区别。可是，一曲刚了，鸟儿们正准备新起一曲时，楼下的马路上，直端端刮来一阵汽车与地面摩擦的声音。声音由远而近，在接近楼的一瞬，似生生撕走了大地的一条肌肉。那声音又由近而远了，但永远也消失不了，一直微微震颤我的耳膜。腮帮微微酸胀着。楼下的马路太直太宽，撕扯肌肉的声音正高速奔向下一条马路，下一座城市。

不由想起，乡村的那些声音。

一条蚯蚓一样的水泥路蜿蜒进了乡村。路上没有人群需要过往的车辆用大喇叭去驱逐，那些弯拐也让车辆行进得慢。乡村的车辆识趣地知道自己不是乡村的主宰，并不喧宾夺主。它路过春日的池塘，也只是在池塘的交响乐中，

增添一点点稍微现代的音乐元素而已。

雄鸡报幕，音乐响起。东方的红日还孕育在青蓝的云后，西边的天幕撑了起来。蓝紫紫，黄澄澄，红彤彤，各色颜料轮番挥洒在舞台的背景上。太阳冒出来，音乐会的舞台已经搭好。鸭子排了顺序兴高采烈地登场了。电线上的鸟儿清脆地唱出第一声。青蛙是低音好手，中气十足，每一声“咕呱”都来自开阔的胸腔。蝴蝶发不出声音，也得了个伴舞的角色——白衣蹁跹，踩着音乐鼓点。知了是这场音乐盛会的局外人，它们不屑于联袂演出。为了夏季的个唱，它们有的是耐心去等待。“吭哧吭哧”，猪的进食声豪迈而略显粗俗。“咯咯咯”，下蛋后的母鸡骄傲地向主人邀功请赏。被花狗追逐的小猫喵喵一声蹿上了围墙……乡村的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。

我住在小城的郊区，窗外有条新修的大马路，庆幸的是，还保留着一片闲置地，还能听到一些乡村的声音。我应该感谢这些声音。那仅有的一些微弱村音，正淹没于撕扯大地肌肉的滚滚车流里。

树知道

潘玉毅

树虽然没有眼睛，却有比长着眼睛的人更开阔的视野、更灵敏的预知能力。春天来了，草木萌发。人还躲在被窝里睡懒觉，它们却已先人一步感知到了春天的信息。

于人而言，若是一个好朋友九个月不见，重逢时自是满心欢喜，少不得要梳洗打扮一番，见面，说话，互相聊聊别后的琐事。树也一样，得知春天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它仿佛迎接一个重要的远客，一去先前的慵懒姿态，眉眼间变得分外精神，将准备工作做了起来：枝干光秃秃的，未免有些不雅，意念所及，嫩芽儿争先恐后地长了出来，就像是爱美的女子往脸上抹了腮红、口红，涂了霜和粉底，还加了个漂亮的眼影。

待到脸上的妆画完了，抬头往树梢间看去，发现去年的叶子也已经有些老旧，树将风招来，吹落松散枯朽的枝叶，换了个新的造型，又将雨唤来，洗去身上的“碎头发”和泥垢，旋即，覆之以苍翠欲滴的颜色，远远望去，整棵树神采焕发。鸟雀看见了，同它打招呼，问候着“早安”“午安”和“晚安”。每年春天，第一只鸟儿到来的时候，必先飞到树梢头。它们沿着旧年的行迹在枝头眺望，寻找去年的伙伴，寻找今年的安身之所。

树下有时有花坛，有时有小溪。故而那些树知道的消息，花坛里的蚂蚁都知道，河里的鱼儿也知道，再算上那空中的鸟儿可说是水陆空全知道了。它们在水里游着，在地上爬着，在空中飞着，不断将消息扩散。于是，要不

了多久，整个世界都会跟着雀跃起来。不过仔细说来，最欢喜的还是树。

树知道春天的美好，也愿意把这份美好分享给别人。春天不是落叶的季节。但是我们在大街上，时常能看到从树上掉落下来的叶子和果实，有时落于车上，有时落于人的脚边。它们不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而是在提醒人们，不要总是低着头，不要总是忙着工作或是刷手机，春天到了，不妨偶尔抬头看看外面的风景。

树知道很多大自然的小秘密。你若肯停下脚步，走到树前，常常能在树根处看到各种颜色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小草。若是在山间，或许还有许多时蔬。野生的荠菜和马兰头悄悄地在树底下说着话，蜜蜂和蝴蝶假装不经意靠近，实际上侧着耳朵在一边偷听。

树知道小孩子最喜欢什么，因为它也有一颗童心，不然何以四五月间会有那么多风筝挂在树梢？“江北江南低鹞齐，线长线短回高低”“儿童放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……这些画面，树都瞧在眼里。风知它的心意，于是便有了“何处风筝吹断线？吹来落在杏花枝”。

树知道那些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人有多么不容易，它们拼命吸收阳光和雨水，努力让自己长得茁壮一些，只为夏天到来时，农民辛劳之余，可以在树荫下避避日头，于无尽的汗水里添几许惬意。

这就是树，它虽然不会说话，却常常带给人希望和温暖。